

雪山上的灯光

■王雁翔

兵刚换防上山,晚会开始前,指导员马进军宣布了一条纪律:只能轻歌曼舞,不许剧烈运动。脸膛黝黑、身形健硕的马进军看似超人,话却诗意。他说,连队距首都北京六千多公里,我们虽然在雪山上守得孤独,却是祖国最美、最明亮的眼睛。

我还记得新战士李济鹏裹着羊皮大衣坐在我身边的神态、表情。我问他:“来这么偏远艰苦的地方当兵,后悔过吗?”他说:“能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营为祖国站岗,机会比上大学还珍贵,能让人自豪一辈子。”风不大,繁星如斗,篝火映着他青春的黑红的脸庞。他似乎有些腼腆,不停搓着粗糙的大手。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心的。

两个多月后,我再次登上神仙湾写一写节日专稿。那天因国庆和中秋节佳节碰在同一天,连队很热闹。激昂铿锵的锣鼓声,像阳光的颗粒,在蓝得吓人的天空漫开,撞了对面的雪山,又远远地荡回,旋起,缓缓落进峡谷,像从天边一层一层飘落下来。倘若在其他地方听到那样欢快的锣鼓声,是不会稀罕的,但那是雪山之巅,站着不动都两腿发软,气喘吁吁,官兵竟然能威风八面地打腰鼓。“哪来这般功夫?”脸黑肤糙的马进军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一声:“练出来的,没这几下子,咋在雪山上巡逻!”

缺氧,是上山官兵人人必过的难关。这第一关,并不好闯。那个叫田飞登的战士,可能早就复员回山东老家了。那天,他腰鼓打得特别好,满头热汗,像在平原上玩。他是写了三次申请才到神仙湾哨卡的。刚上山时,他头痛眼花,连东西都看不清,吃啥吐啥,人软得如面条。连队干部决定送他下山,他扳着木板不松手,死也不下山。为了留在山上,他含着泪强迫自己吃东西,吃了吐,吐了再吃,一直折腾了半个月,才闯过了缺氧关。

晚饭后,新战士罗刚捧着笛子,坐在哨所的台阶上吹《小白杨》,嘴唇裂口上的血,把青色的竹笛染红了一片,我有些不忍,想劝他歇了,看他吹得那么开心、投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天,我在神仙湾哨卡待了一整天,原打算晚上住在连队,跟官兵们聊聊天,听听他们守望雪山的故事。战士们也特意把炉火烧得很旺。不料,晚上八点,我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了。我恍惚惚,如在梦里,被连队官兵连夜送到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一次雪山夜话就那样被高原反应耽搁了。

第三次在这里夜宿,是跟随一个新闻采访团上神仙湾哨卡。二十多家媒体记者,怀着无限神往飞抵喀什,个个摩拳擦掌,都想到被授予“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称号的神仙湾看看。但在喀什看完纪实哨卡官兵生活的录像,做过体检,有近一半的人,不得不放弃上山的愿望。剩下一半勉强抵达哨卡,也多被高原反应撂倒。我们在连队忙碌了四个多小时,就匆匆撤到了三十里营房。下撤途中,天空突然下起了雪,纷纷扬扬的大雪,说下就下,无声无息。倏忽之间,连绵起伏的高山,一派银装素裹。喀喇昆仑山六月飞雪是平常事,对生活在城市的内地人,却是难得一见的奇景。但高原反应折磨得我们既无心拍照留念,也没精力和心思赏景,只能匆匆下山。

连队干部告诉我,哨卡要搞一点营房建设工程,连里抽不出人手,将工程承包给一个地方工程队,包工头从山下请来三十多个民工,每人每天三百多元,不料只在哨卡撑了一宿,第二天全跑了。人跑了,话却留得实在:这地方命都难保,挣钱干什么?三百多元,现在已不算什么,但在二三十年前,却是不小的数字。我知道,战士们在那里守防,津贴虽然不多,可建哨卡半个多世纪,却从没发生过战士逃跑的事。战士们说,我们是军人,不管这里多么荒寒遥远,我们都得守好,一寸不能少。

有些事情,需要亲身经历。就像灵魂和身体同时穿过一片林子,抵达河流,或者被高山遮蔽的村庄,才能邂逅一些什么。比如悠闲的羊群,温暖的炊烟,纯真的笑脸,抑或突如其来凶险。在茫茫雪山上当几年兵,拥有了这样的心灵底色,生命里有了这样的经历,脚下还有什么山不能越?什么河蹬不过?

在兵站的院子里,我不经意间听到一段对话:“你体质弱,容易感冒,回房间去睡。”“不,我不回去,你都在车上睡晚上。”“我跑上百趟了,比你有经验。”夜色里,我看不清他们肩上的军衔,但听得出是一个老兵和一个兵龄不长的战士。

跑高原的汽车兵,把新藏公路不叫公路,称天路,上新藏线不叫走,也不叫跑,叫闯天路。在生命禁区跋涉,意想不到的凶险随时会降临。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将安适让给战友,他俩竟在刺骨的寒风里推来让去,甚至争执起来。我立在浓重的夜色里,心被他俩的对话轻轻拍打着,忽然想起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小张,想起我们白天的说笑。

“我当兵进阿里时,还是老解放,现在,路况比过去好了,车都是新配的,动力大,吨位也大,沿途有的地方还有饭馆。”小张在车上跟我聊天,两眼总是紧紧盯着前方的路面。

搭着篷布的运输车队,像飘在雪山上的绿色音符,起伏,缠绕。透过车屁股扬起的沙尘,不断看见战士把头探出篷布,趴在后厢板上呕吐。小张说,吃下去的东西会吐完,甚至会吐出胆汁。到阿里高原当兵,有高原反应就像人会吃饭走路一样,挺稀松平常的事,男人在山上遭遇高原反应,有点像女人孕期反应,强弱因人而异……看着小张的嘴在动,我的耳朵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人像被扔进了一个机器轰鸣的庞大车间,太阳穴筋脉“咚咚”跳。他给我一粒口香糖,说大口嚼,张大嘴。其实,我心里明白高原反应的那种痛苦:呕吐、头痛、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生不如死的感觉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

五月,在内地,已是春深夏至,草木葱郁,庄稼扬花吐浆的季节,雪山上却看不见春天明媚的脸。在新藏公路的起点——叶城零公里处整装出发时,我抬头看了看天,天空瓦蓝,有轻薄如纱的白云在天空游走,空气里有淡淡的青草的气息,路边的柳树枝上刚刚缀上黄豆般大小的芽苞。看不见鸟,它们被战士欢快嘹亮的歌声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撵到了远处。

中午,车队在达坂上休息,让战士们下车“放水”。两个战士提着裤子立在路边,半晌都没动静。我看见一名跟车的中尉走过去,在他们身后侧身摆了一个撒尿姿势。只是我看得清楚,他撒出的不是尿,是缓缓从瓶里往外倒矿泉水。立在高原猎猎寒风里,那一刻,我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流,很想走过去,和那个中尉深深地拥抱一下。细小的流水声,让两个新战士在伸手可摸天的高原达坂上撒了一次尿。

不少战士蹲在地上不停地吐,有的吐得脸上血色都没了。战士们衣服上挂着呕吐物,有些干了,有些刚刚从肠胃里飞出来,刺鼻的味道在军装之间来回传递。没有谁会觉得难为情,因为这是在雪山高原上,生命薄如纸片。向着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进发,对这些首次上高原的军人来说,其实跟战场上一样,就是慷慨赴死。

夜,已经很深,兵站的许多房间里还亮着灯。我知道,不少战士因为高原反应,一晚上都会在痛苦中备受折磨,随行的军医会为他们忙一个通宵……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2018年农历二月底,从成都到南昌,满地的花朵与绿植之中,春寒料峭,有些冻疼皮肉的小雨与微风。入夜时分到达,横峰沉浸在寒意漫展的星空之下。尽管街灯明亮,城市巍然,但其内核是安静和自足的,睡在其中,似乎能够嗅到春草野花的香味,听到眼鸟与青蛙的轻微鼾声。想当年,黄道、吴先民、陈伯谦、邱金辉、方志敏等志士于此开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其功业和影响延续至今。这样的地域及其历史记忆,总是令人肃然起敬,遐想无限。

横峰,甫一进入,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浓郁的田园味道。这种乡村气息,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农耕色彩与儒家伦理,也有植根于当下的思想性与现实性。次日一早,一小时车程,去到葛源镇的崇山头村。放眼望去,整个春天都似乎铺展开来。油菜花梯田次第升高,也依次递减。环视与俯瞰之间,适才觉得,崇山头的春天是极别致的,她深在盆地,斜挂高山。既与岩石走兽飞禽气息相通,渺远别致,又和湿润泥土、平地植物一衣带水,骨肉相连。

下到葛源镇,参观当年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蓦然觉得,历史从来不会模糊,也不会真正被遗忘。黄道、方志敏等人在葛源镇的作为,体现的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追求,也体现着革命先辈在寻求理想过程中的坚韧和曲折。横峰县文联主席陈瑰芳对方志敏烈士在葛源镇的历史往事熟稔于心,娓娓道来。使得我对方志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尘世中的个人行状也无限地丰满与生动起来。如方志敏在葛源镇的经济治理及其成效,特别是对中央苏区的经济支撑与贡献,在彼时,其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由此我才知道,方志敏不仅是一个清贫守身的共产党员及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坐拥万两黄金而能超越物质诱惑,甘愿以身为革命为家国的高洁之士。方志敏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弘扬和阐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与愿景,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葛源镇开始了可触可摸的共产主义模式试验。从方志敏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专心于梦想、专心于大众福祉的伟岸形象。本来,方志敏完全可以躲过一劫,但他将危险置之度外,把安全让给了其他同志。他的被俘乃至英勇就义,堪称绝唱和传奇。在参观方志敏等人修建的列宁公园时,始觉得,方志敏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尤其是他亲手种植的那棵梭梭树,至今枝繁叶茂,冠盖庞大。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有的具体到一事一物,有的则整体协作。我也相信,那棵梭梭树与方志敏一定是心有灵犀,互为传达和依存,且无论时间的。

回城路上,看到的乡村在薄暮时分显得清丽而宁静,白色的二层楼房和多数白墙院的院落矗立在小山根部,田地周边,村民缓步而归,金黄的油菜花逐渐成为黑夜的灯盏,使得横峰的乡野更趋安宁,富有情怀和色调。晚上在一片竹林中吃饭,刚坐定,小雨及时而落,浙浙沥沥之间,敲打着横峰的夜晚。当地领导向我们同行的作家们介绍新农村建设的状况,并聊起方志敏等人在葛源镇的非凡历史。乡村对于人类而言,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坚韧根性的存在。乡村不仅联系着人类最初的生存和生活记忆,也是人类灵魂的真正所在。如今的新农村建设,其根本是重塑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而使得中国农村与城市、与世界的发展进步相呼应,获得或者塑造一种新的、具有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新境界的农村建设发展形态及其远景”。

再一夜之后,横峰依然在料峭的春

横峰余音

■杨献平

意中。参观黄道故居,这位早期的革命者对方志敏的影响是巨大的。黄道在对敌斗争中不幸捐躯,其功业和为人,堪为一代楷模。再去新篁山田平港村、乌石头村,姚家乡东山村、苏家塘、好客王家、高家村,司铺刘家、火车小镇,莲荷乡亭子上、梧桐畈等自然村落,我们发现,横峰这个地方,其山地之中的村落却有着北方的气质。尽管,这些村居的建筑方式和所操持的方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至此我才确信,在中国,南北方只是气候和地理的区别,而文化和信仰却是深切勾连、密不可分。尤其是乌石头村,一面斜坡,茂林修竹,桃花、梨花正在集体盛开,村下河谷里的流水,在巨石和泥沙之间宛若丝带,其色亮丽,其声清雅。对面的山坡上绿树参差,鸟鸣谷更幽。

横峰之所以吸引人,本质上说,美丽富饶、别有境地只是其外表,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严师教、张炎及黄道、方志敏这样的本土才俊与名留青史者。一个地域真正强大的东西永远是地所生和塑造的子孙。好在,横峰的乡村变迁,似乎在验证大道轮回、无休无止的不二真理,即重新发现我们的来处——农村的真正价值所在,用与世界和当代对话与契合的方式,去重新找回,规整和塑造我们遗忘已久的大地之根,如舍生取义、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这些基本的充满美德的人伦与恒常的理想要求,当重新回到我们的内心,来丰盈我们的精神和信仰。

离开的时候,春天还在蓬勃生发。短短三天,我对横峰的了解,肯定还是粗浅的。而能拜谒和忆起横峰的诸多先贤,并用心恭敬拜谒,从中得到教益和启示,肯定是幸运的。我也想到,中国如此博大,每一地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人们总是怀有同样的文化认同,并且用共同的文化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进行有效的传承,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幸运?正如春天的横峰,油菜花,万木竞发。所有到此逗留的,不论过客还是土著,只要有心,就会听到万千的声音,自这一片天地之间,啾啾呦呦,余音不停。



静韵(油画)

刘尚东 孙会忠作

新时代之歌

车队抵达喀喇昆仑山三十里营房时,我们已经在路上与高原反应撕扯、抗争了两天,身心疲惫。山坳里的几盏灯火,在冰冷的夜色里远远地候着我们。星星像撒落在雪山上的宝石,在刺骨的寒风里眨着迷人的眼。

兵站工作人员心细,晚餐很丰盛,一看就是用了心思的。但强烈的高原反应使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对食物失去了应有的热情,两天前出发时,在叶城留守处生龙活虎、歌声飞扬的新战士,都像生了病似的,蔫蔫地坐在餐桌前。带队干部扯开嗓子说,路还很长,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他的开饭动员像命令,意思是不想吃也得吃,打起精神吃,必须吃。我跟新战士一样,头脑昏沉沉的,两腿发软,胃也难受,勉强喝了一小碗粥,就悄然起身,离开了兵站饭堂。

夜色像一池年头深远的酒,浓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一身棉衣棉裤,披着厚重的羊皮大衣,身上仍一阵一阵发冷。院子里,汽车马达声轰鸣着,驾驶员晃动着手电筒,忙着检查车况。粗犷的风发出一阵一阵尖叫,掠到耳朵上,像鞭子抽,生疼。巨大的雪山,在夜色里沉默着。三十里营房,只是漫漫新藏路上的一个小驿站。公路两旁有几家简陋的小饭馆。冬天大雪封山,道路不通,鲜有过往车辆,饭店老板像候鸟一样,回老家去寻温暖。天暖路通,他们又回来张罗生意。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养路站,但想来,人不会多。

一阵明晃晃的光束划破了浓黑的夜色,几个汽车司机停了车,叫嚷着走进路边一家灯火昏暗的饭馆,响亮地与店主打趣,说着方言味浓浓的诨话。因为有兵站,有饭馆,有微弱温暖的灯火存在,过往官兵和地方司机,都将这里称为喀喇昆仑雪山上的“上海滩”或“夜上海”。我在“街道”上转了一圈,除了呼啸的风,一片寂寥。这是我第四次在这里落脚。远处的雪山上,巡逻归来的战士们,也许正围着温暖的炉火聊天,说笑。

第一次登上神仙湾边防连的日子,我一直记着,是6月29日。5380米,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数字,更是一种精神的高度。所以,这日子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天晚上,哨所举行篝火晚会,因官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芬芳满天

■罗璇

循着青草味 何处发丝香
轻场上走来一群姑娘
机场上走来一群姑娘
穿飞行服的女娃娃
簇着 拥着 咯咯笑作一团
白云卧于清风上
赤诚 热烈 誓要做穿云天女将
娇媚 铿锵 烈火锻烧才出金凤凰
三万英尺且阻且长 天门洞开
迎接梦和崇高的飘扬

你是耕云雾雨吉祥鸟
你是剑指苍穹花木娘
呵护红樱春风漫卷
敲响中帼志气飞扬
灌进身体的云朵
血里有风裹挟 浩荡
惊危造就从容 磨难化作刚强
咬紧牙关换微微一笑
忠诚冲云霄
最晶莹的灵魂 最纯粹的信仰

你的翼下庇护着 万家灯火点点
锦绣河山苍苍 你的双翅更飞向那
洪流漩涡中心 林海雪原茫茫
捧给父老乡亲们的心呐
软过絮云最薄的地方
天空湿润它泛蓝的眼睛
轻轻揽你入怀
你们有你们的语言 依傍
闭上眼 蓝天之上随处可见
你青春的模样 战地黄花分外香
彩虹落在额顶 夕阳流泻肩上
你摘下钢盔 秀发飞扬

父亲的荣耀

■张凤城

说,老街上住的都是乡里乡亲,你每次探亲来去匆匆,好多乡亲都不认识你了,带你走老街,就是让你和乡亲们熟悉一下。

在老街上,父亲走得很慢,每见到一位老者,都会停下来寒暄几句。见到李大伯,父亲说,老兄吃饭了吗?我儿子回来了,带他逛逛老街。李大伯拉着我的手说,小坡还在部队啊,穿上军装真精神。

老街四十岁以上的乡亲,我基本都有印象,但大多数叫不上名字。父亲背着手走在我前面,遇到老者握手,看到年轻人点头,总之,就是想想方设法引起别人的注意。其实,标志服饰佩戴整齐的军装就是最好的招牌,一个上校军官走在农村的大街上,想不引起别人注意都难。特别是年轻人,通过手机“读屏”大都对军人有一些了解,他们看到我胸前的一排排标志和肩膀上的两杠三星,都很羡慕。父亲看到跟我打招呼的乡亲越来越多,脸上写满了骄傲和幸福。

老街其实并不长,我和父亲却走了近一个小时。走到老街的尽头,向南拐弯,再折而向西就是商品街。商品街店铺琳琅满目,购物者有本村人,也有外村人。走到人多的地方,父亲的精神头就更足了。父亲见到老年人就攀谈一会儿,年轻人向我追问着部队里的情况,小孩子们一路跟着我,不是摸摸我的军装,就是问我腰里带没带手枪。在一家临街

幼儿园大门口,正赶上孩子们在做保健操,我过去和老师打过招呼,问孩子们长大后想不想当兵。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想当兵!

商品街果然热闹,和我父亲打呼的,跟随我拍照片、录小视频的一路不断。说实话,我不喜欢“当明星”的感觉,但内心深知,乡亲们关注的是我的身份,是这身绿军装,而这些关注,正是社会对军人尊崇的体现。

走到商品街的尽头,我突然想起水龙头的配件还没买,欲折而回返。父亲说,不买了,水龙头修修还能用。也罢,水龙头没买到,父亲载得一身荣耀而归,也许这就是父亲的心愿。



长征

第4223期

